

且尚有一二人係美籍華僑，雖然輸球，但已完成一場成功之國民外交工作矣。

抗戰期間，生活之清苦，遍於每一階層。在九龍坡求學時代，不足兩年辰光，雖然物質生活苦不堪言，課業繁重每臨考試必開夜車，但心情愉快，精神奮發。轉瞬已二十餘年，每當午夜夢迴，追憶往事，仍覺回味無窮。

來鴻去雁

母校七十校慶實驗館建設基金，留英同學除去歲獻捐英金48鎊已於「友聲」徵信外，茲又捐奉英金一〇〇鎊、美金20元，謹將捐款姓名錄下：

- 陳次喬學長 捐六鎊 經募廿五鎊
 - 黃子長學長 經募廿五鎊
 - 秦本鑑學長 經募廿五鎊
 - 過養默學長 捐六鎊
 - 吳大懋學長 捐六鎊
 - 張思仲學長 捐七鎊
 - 鍾朗璇學長 (在瑞士) 捐美金二〇元。
- 敬請鑒收。遠道不克參加校慶，謹祝源遠流長，交大萬歲。

朱世衷 黃子長
陳次喬 秦本鑑 同上

我在平越兩年半

郭 衡

本年四月八日是母校七旬大慶，校友會囑我為文祝壽，我因在校短暫，愧無可紀。朱善培兄云：雪泥鴻爪，今日皆可成追憶。

民國廿九年夏，我有兩年半時間，是在平越唐院服務。

那時候唐院剛在平越復校不久，一切設備，十分簡陋。平越在貴州雖是文物鼎盛，人才輩出的地方，可是地處叢山之中，交通不大方便。學校是把文廟改造的，大成殿為禮堂，兩廡作教室和辦公室，櫺星門後平台，修建兩排木板的教室，就這樣的將就開課了。圖書儀器，淪在前線未曾運出，教學上的用具，都很缺乏。猶記得一個標準的時鐘都沒有，偶有疑問，只好就正於羅先生，因為那時他身上還懷着一隻奧米茄的掛錶。

但是校址雖然偏僻，設備儘管簡陋，教學却始終維持傳統的嚴謹作風。所謂「傳統」我因為是客串，不能道其詳，但有一次陳部長立夫先生到校時，即曾道出唐山工學院對教學持以嚴謹，他原即擬向本院投考的。教授一聽上課鐘，準進教室，不聞鈴響不下課。

天 球 營 造 廠
金 主 採 石 行

經 理 黃 天 求

地 址：屏 東 市 太 平 里 中 正 路 一 八 三 號

。山澗茅舍，到處都是讀書聲。處理校務，率由舊章。依稀記得院長不在，教務主任代理校務，他看公文，總是批OK，肯定的固然可以OK，否定的仍然是OK。有時他找我替他解釋，我便向有關方面說明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，未嘗以此引起爭執。可見相見以誠，總能持之永久。處事對人，相見以誠，也是那時唐院相習成風的。

我說過我是客串的，我對於有學問有道德的先生們非常的敬重，對同學苦學的精神，由衷的欽佩，我自己那時祇三十來歲，年輕學淺，不如人者甚多；而輔導工作，要和教學相配合。我總以為學校是研求學問的處所，讀書是第一義，要使學生們能按時上課，其次才是輔導其正常的課外活動。那時「處處橫議」學校原先已有所謂「少年先鋒隊」滲入，同學不久把它肅清。另一方面，有一位教國文的先生，在一篇批評孔子的卷子上指明他「離經叛道」，請求院長開除，力爭未果。其間並發生過一次風潮，生活指導上多少有些困擾，幸荷教授們協力平息。其次，戰時物資缺乏，宿舍的管理已使輔導處頭痛，就連點燈的菜油和燈蕊，也交由輔導處定量分配，在這些煩瑣工作重壓下，那還有甚麼可訓可導工作進展之可言！不長不短的兩年半時間，就這樣的混下去。可是學校不是個人，可以濫竽充數，却有它極珍貴的生命，一步又一步，一程又一程，慢慢的創下不朽的事業來，今屆七十週年，艱難奮鬥，老而彌堅！